



## 《昼梦集》应该重印

◎桑农

最近,大家都在关注一本新书,《陶庵回想录》。这是民国时期著名文学编辑陶亢德临终前撰写的回忆录,有史有料,自不待言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,此书校对甚精,我通读一遍,仅见一处误植,即将毕树棠散文集《昼梦集》印成了《画梦集》。“昼”与“画”的繁体字形极其相似,繁简转换时弄混了,很难分辨。网上搜索一下,会查到有些文章和书讯中也将《昼梦集》误作《画梦集》,可见这一错讹由来已久。

《昼梦集》作者毕树棠,供职于清华大学图书馆,常为京沪各大报刊撰写图书评论和海外文讯,发表和出版散文、小说和翻译作品多种,在当时文学界颇有知名度。《昼梦集》作为“宇宙风社月书第三册”,1940年出版于上海。不久,孤岛沦陷,这本小书也就随之湮没了。

前些年,有人打捞“现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”,毕树棠的名字才开始浮出水面。“海豚书馆·文艺拾遗”中推出的《螺君日记》,便是他当年以笔名发表的一组系列。可更具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的《昼梦集》,至今尚未重印。

《昼梦集》一书收录散文16篇,大多发表于《论语》《宇宙风》《宇宙风乙刊》。书名“昼梦”,按“自序”的说法:第一,因为找不到合适的,便用了书中一个篇名。第二,自己常常一个人坐在屋里看书写文章,不知不觉就目无见耳无闻地傻上几个钟头,猛然惊醒时,恍然如从梦里转来,“现在想借着这本书,纪念我那点毛病,美其名曰‘昼梦’”。

尽管有几篇读来类似小说,全书却是以速写纪实为主。作者选择有意义或有趣味的日常生活片段,分别撰写了“如是我闻”和“过眼素描”两组系列。前者包括《昼梦》《一个灯塔的故事》《成先生》等篇;后者包括《送年礼》《抓空儿》《忆王静安先生》《勃克夫人(赛珍珠)会晤记》等篇。这最后两篇所述见闻皆系亲历,鲜活生动,又极具史料价值,堪称佳作。

记得许多年前,林贤治老师尚在主持出版策划工作,一次通电话时说,想选几位具有一定艺术水准却被遗忘的散文家做一套小丛书。我问:“有初步人选吗?”他说:“比如毕树棠。”我没有听清,又问:“您说谁?”电话那头传来爽朗的笑声:“哈哈,毕树棠,你不知道吗?我还以为你读书多呢……”毕树棠,我还是知道的;我只是没想到,林老师会欣赏毕树棠。因为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从文体风格来看,两人的审美趣味和价值立场相去甚远。

## 绿茶画名家书房·陈平原

1954年生,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,学者。



### 陈平原书房

人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知识地图,知道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,这个东西比一下子获得某个知识更重要,因为学会这个地图的建构,你即使现在忘记了,等你需要也知道到哪儿去找。



### 新书快递

#### 寄梅堂珍藏名贤尺牍

王鹏著  
辽宁美术出版社

本书收录前后近200年间中国知识界翘楚的400余通尺牍,写信人涵盖政坛、文坛、学界、艺术界等众多界别,完全可以用琳琅满目、蔚为大观8个字来形容,极具收藏价值。

#### 破产书商札记

[英]威廉·扬·达冷著 王强译  
商务印书馆

本书是一个虚构的古董书商的故事,达冷化身爱丁堡的“破产书商”,通过近50篇精彩的文章,用轻松、诙谐又充满调侃的口吻和语气,煞有介事地讲述了一个书商的生活。而这样一个爱书之人,最后竟以破产自杀告终,读来不仅令人唏嘘,更能以此为契机,

深入思考生命的价值与意义。

#### 一生怀抱几人同: 民国学人生平考索

方韶毅著  
北岳文艺出版社

本书的主角是民国时期一些不为人知的文化人,小人物折射出大风景,读来给人颇多思索。钩沉探隐,颇见作者功力。

#### 伊朗细密画中的中国元素

[伊朗]纳思霖·达斯坦著  
大象出版社

以古代丝绸之路为纽带的亚欧文明中,波斯的细密画是在蒙古人建立的伊利汗国时结出的硕果。历史的风云际会使得中国的图书版画和伊朗的抄本细密画彼此辉映,各以独有的绘画形式,真实记录了丝绸之路美术的一轮佳话。

## 闲读知“无益”

◎春燕

晚来偷闲,我翻阅起如皋冒襄的些许旧著。在大多世人眼中,其是个十足的明末公子哥。他的确兴趣广泛,诗词书画、花草树木、盆栽奇石,无不喜好。不过,他的心态看似玩世不恭,其实有可取之处。这在他的书中有所体现,譬如他在《偶得盆中树石记》中便有“辩解”:“昔人云:‘不作无益之事,何以悦有涯之生。’”

喜欢这句话的大有人在。那位

热衷于读书的钱锺书先生,似乎格外领悟句中妙处,居然也做了一件“无益”之事,即在《管锥编》中考证出此句出自《历代名画记》,那位“昔人”便是唐代画家张彦远。纵观钱氏考证及许多著述中的相关论述,“无益”的文人思维,从唐朝至清代,经久不衰。其中缘由,值得反思。好比除去田间害虫,就是为了丰收;又好比步行出门,就是为去目的地,不少现代人做事,时时都有动机,处



## 阿部淑子与周作人

◎谭苦盦

1935年10月,《电影新闻·文艺报知》刊登了一则题为“日本女郎爱慕周作人”的消息。大意是说,“最近”(黄恽说是1935年9月11日)日本警察在神户至天津的长江丸上逮捕了一名涉嫌窃款潜逃的“妙龄女郎”。此女郎名阿部淑子,年二十六,“生性颇喜爱文学”,因在“几年以前,周作人到东京基督教青年会演讲。淑子也跑了去”,深服其说,“过后就和周作人互相通讯”,并且“屡次想到中国来研究文学,总被家庭阻止。这次得着了她父亲提取七百元邮局储金的机会,不待家庭的允许潜逃了”,不料“被猎狗似的日本警察抓住”。阿部淑子与周作人相识于一年前,既非此处说的“几年以前”,也非黄恽说的“两年前”(《难兄难弟》)。

1934年7月11日,周作人夫妇赴日本探亲。7月15日,至神户,夜抵东京。据周作人日记,到东京后来学往教,日无稍暇。7月27日,下午“八时,往明治文学谈话会”,其后“十一时,回寓,阿部女士赠花一束”,此阿部女士即阿部淑子。8月7日,“阿部淑子女士来访,邀往谈,以有改造社约,辞之,请再定期日”。8月14日,周作人给阿部淑子发信,“晚,阿部女士来约明晚七时半往谈”。翌日,“七时,阿部女士来,同耀辰至其家,见其父及弟,闲谈至十二时返寓”。8月28日,周作人等启程归国,阿部淑子似未前来送行。9月10日,周作人收到了阿部淑子来信,内容不详,但据周作人在9月13日“寄阿部淑子函,允其来住”的记载看,应是奉告将有中国之行。至于成行与否,来住与否,周作人未记载。

“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。”阿部淑子自幼寄养在外,既长而婚,“因为意见不合,不到一年,就离婚了”。而文学是阿部淑子的梦,此次为梦“潜逃”受阻,被抓回去以后怎样,不得而知。



处都有目的:读书“有益”,为了考试;考好“有益”,为了工作;工作“有益”,为了收入;收入“有益”,为了生活……

其实“无益”意味着“有趣”,有趣的人,也许无为,但非无用。还是说回那位冒襄。从他的赈灾诗文中不难看出,他为了民族、为了爱好做起了无为隐士,但是他却散尽家财赈济灾民、扶亲帮友,不失为一位有品又有用的才子。